



# 爱与不爱

## 不将就

lujiangjiu

洋洋

叶紫

(著)

树犹如此

刘一萌

对不起，我只忠于内心

我宁愿谈个喜欢的男人

哪怕他暂时一无所有

只要他勤奋上进

我愿意和他一起奋斗还20年房贷生两个宝宝

对不起，我只能嫁给爱情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爱与不爱

## 不将就

Aiyubuai, bujiangjiu

张轩洋

叶 紫

著

树犹如此

刘一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与不爱,不将就/张轩洋等著.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5520 - 1455 - 6

I. ①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856 号

## 爱与不爱,不将就

---

著 者: 张轩洋 叶 紫 树犹如此 刘一萌

责任编辑: 王晨曦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7 - 5520 - 1455 - 6/I · 193

定价: 38.00 元

# 目 录

343	323	298	269	241	216	185	163	140	118	093	071	047	023	001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未来的蓝图始终有你	孩子是姓「林」的	两个女人的养胎旅程	撞了大孕	谁说我不爱你	总有太长的路要走	离婚怎么说出口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	备孕攻略	海绵垫儿孕妇	男人的事有男人的解决方法	寻狗启事	谁还没有个「想当年」	生与不生的两难	孩子是「恐怖」的生物	

# 第一章 孩子是“恐怖”的生物

厨房里“叮”的一声伴随着两片金黄的面包片跃出面包机，提醒着今天早饭的就绪，韩杨对着镜子整理妆容，将头发用发卡固定，尽量塑造整洁大气的形象，而后满意地笑了笑。她伸出头来看着老公林森，他正在厨房熟练地准备三明治，大黄鸭的围裙衬出高大挺拔的身材，特别有种电视里居家好男人的形象。

“老公！我丝袜放哪儿了？就是才买的那一打。”韩杨对着抽屉边翻找边喊。

“第三个抽屉，靠左边那一排下面，有两双破了，我已经给扔了。”林森边煎蛋边高声回答。

韩杨按照他说的顺利找到，抽出一双来，不顾形象地伸着腿往里套：“啧！我腿最近又粗了，天天加班想锻炼都没机会，怪不得丝袜坏得这么快。”

林森端着三明治出来，拿出保鲜袋来包好，又把牛奶和苹果装进一个小小的手提包里。

韩杨终于将丝袜穿好，看着林森的脸：“老公，你最近脸色不太

好,哪里不舒服吗?”

“昨天半夜被你惊醒,又翻了两遍垃圾桶,接着又打扫地板,后半夜基本没睡,脸色能好吗?”林森语气略带抱怨。

韩杨扑哧笑了起来,想起昨晚的事,觉得略微惭愧。

“你这都魔怔了,孩子是洪水猛兽还是妖魔鬼怪?”

“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绝对不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OK?”

“那你别总是一惊一乍影响我的睡眠质量行不行?”

“你要是有我神经这么大条,被惊醒后两分钟内继续进入梦乡,现在睡眠质量准好。”

林森看着她,嘟囔了一句:“要不怎么说,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好。”

韩杨瞪了他,林森装作没看到。

韩杨踩上高跟鞋,拿起林森准备好的手提包,看了一眼时间,慌慌张张地要出门:“坏了坏了,光和你废话了,要迟到了!今天我坐门诊,晚一分钟都不行。”

“我今天去接咱爸,你打车走吧,下班早点回来,和咱爸一起吃个饭。”林森把她送出门。

韩杨做了个OK的姿势,一溜小跑出去。

韩杨打开手机用打车软件叫了辆车,半天没回应,看了看时间,

一着急直接点了加 20 元的按钮，瞬间有司机抢单。

韩杨狼吞虎咽地在车上吃三明治，旁若无人，引来司机的频频侧目，大约是觉得打扮这么端庄文雅的女人，吃相竟然如此恐怖。

工作九年，结婚三年，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尽管她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孕妇，但对于孩子的好感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越来越恐惧。

她想起昨晚的那个梦，梦里面无数的小孩子向她爬去，哭着要吃奶，脱她的衣服。她尖叫地坐起来，一头冷汗，接着就勒令林森去翻垃圾桶，当他一脸无奈地从垃圾桶里捏出昨晚运动的那只套来时，韩杨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韩杨换上白大褂坐进诊室里，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水，第一个孕妇已经在全家老少的搀扶下走了进来。老公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将孕妇扶得稳稳当当，门口的公公提了两个大包塞得满满的全是她出行的必备品。

临坐下的时候，婆婆还不忘掏出自备的海绵坐垫放在诊室的座椅上让她舒服就座。

孕妇挺着肚子却一脸黛玉状：“我最近就是觉得胃里堵得难受，顺不上气儿，看什么都不舒服……”

孕妇的老公紧张地握着老婆的手：“医生，您给看看，我媳妇儿这

是怎么了？眼看这都快七个月了，我们一家人真是小心再小心，唯恐有什么岔子，钱咱不在乎，但是生孩子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孕妇的公婆在身后跟着点头。

韩杨戴上听诊器仔细听了一遍，看了看孕妇的检查报告单，又询问了孕妇最近的情况，低头在病历上刷刷的写起来：“没什么事，吃多了撑的，现在孩子月份大了，适当进补就行了，不要过分，不然生的时候也吃力，平时多运动，多走走，别总坐着躺着。还有，最近天也热了，那海绵垫子就别用了。”

孕妇听了以后，朝老公一皱眉：“我就说吧，几月份的天气了，带什么海绵垫儿，坐上面焐得难受！”

“对对对，赶紧撤了，主要怕坐着不舒坦，不干净。”孕妇的老公一边换着老婆把海绵垫从屁股下面抽出来一边说。

“回去妈给你准备了薄薄一层的布垫，那个不焐屁股。”婆婆帮着把垫子收好塞到公公提着的包里。

孕妇临走还不忘教育老公一家：“别扶我，没听医生说吗，我得多运动，不然生的时候受罪呢，以后每天你陪我在公园散步一圈。”

孕妇的老公忙答应着：“必须的，今天就开始，我回头给你买个轮椅，你累的时候我推着你，不累的时候扶着走……”

韩杨看着他们一家人出去，忍不住小声说了一句“矫情”。

外面忽然一阵嘈杂，韩杨伸出头去，看到两个孕妇因为排队叫号的问题吵了起来，分诊护士协调了好一会，一个人高马大的彪悍孕妇率先走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口袋，进门就客气的堆在韩杨旁边。

“大夫！别客气，自家种的花生，炒好的，又脆又香，给您带的！”孕妇慷慨地送到她面前。

韩杨看到是自己的老病号，每次做产检都从百里以外的乡镇赶来，身边几乎从不带人，怀孕六个月还能扛几十斤重的东西来来回回，韩杨都觉得不可思议。

“大夫，我得叫你一声姐，怀孕到现在都是你帮我检查，听说你还没孩子，家里人急坏了吧？我上回就想着您了，前天我去庙里拜观音，求的那个送子符，我给您也捎了一个，您平时就带身上，真管用，我结婚六年没孩子，带了这个没过两个月，怀上了！”

韩杨见她神神道道，也不愿和她多说：“你多照顾自己就行了，我就你别操心了，我不想要孩子。”

孕妇一愣：“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啊，你男人有问题？”

韩杨皱眉。

孕妇反而一拍大腿：“猜着了，猜着了！这真不是事，姐，让他坚持治疗，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没有不能解决的事！”

孕妇的高嗓门惹得门外排队的人频频朝里看，韩杨臊的窝了一肚子火，加快动作让她赶紧离开。

林森来的电话适时的响起，解救了韩杨尴尬的处境，她连忙按了接听键，林森那边异常吵：“你下班捎点水果回来，我接了咱爸就回去做饭了。”

“你已经到机场了？”

“到了，航班晚点一个小时，正等着呢。”

韩杨故意和林森多说了两句，直到下一个孕妇进来。

韩杨看着眼前的孕妇有点懵，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一头枯草一样的黄毛，指甲上染得五颜六色，身后跟着一个非主流的小男朋友，进门居然还不忘来一张自拍。

韩杨看了她的病历和检查报告，略显担忧：“你已经第三次怀孕了，如果你坚持堕胎，很可能对以后生育造成很大影响。”

“那我生了你替我养？”小姑娘带着浓浓的讽刺，浑身还飘着烟味。

“你们都不懂做措施吗？”韩杨质问道。

“意外，玩的嗨了哪儿在意这个了，抓紧的吧，卸货以后我们俩还得出去旅游呢。”非主流小男友在后面帮腔。

“一个女孩，要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即使你以后并不打算要孩子，频繁堕胎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韩杨苦口婆心，“而且起码休养一个月，建议你先不要急着去旅游。”

“我就说吧，大医院医生啰唆，你非要来！”小男友拉着她就走，那女孩跟着他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把病历和就诊卡都拿走。

韩杨想叫住她，看到她竟然还踩着高跟鞋，不禁担忧地叹了口气。

林森站在接机口，举着“林苑中”三个字的牌子，不停地朝里张望，出来了一拨又一拨人，始终没看到父亲的身影，打了电话也显示关机状态。林森看了看时间，急得左顾右盼。

直到身边的人都走空了，林森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惊得喊出声来：“机场警务室？”

林森气喘吁吁地跑到警务室，看到父亲坐在一边，对面还坐着一对老年男女，双方横眉冷对，显然出了纠纷。

“一点小事，不值得，年纪都不小了，都消消气，回去休息吧。”警察还在调解当中。

林森不明所以，连忙到父亲面前：“爸，出什么事儿了？”

“什么事都没有，老痴呆犯了！”对面的老大爷冷冷地说了一句。

“谁说什么事都没有？你个老流氓！”林苑中“呸”了一声。

双方站起来就要卷袖子，林森连忙挡在中间：“别别别，大爷，到底什么事，我是他儿子，您跟我说！”

“说什么说！自由恋爱犯法了？哪一条法律规定六十多岁就不能恋爱了？别搞旧社会那一套！”老大爷骂道。

“伤风败俗！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低调过日子，瞧你们俩那德行！”林苑中指着他们发牢骚。

林森和警察几乎是生拉硬拽才把他们劝走了。

临走林苑中还不断跟儿子抱怨：“我不是反对年龄大了恋爱，而是那老家伙明明说他老伴还在世，就勾搭上另一个老太太，像这种败坏道德风气的，就得严惩！”

林森哭笑不得，扶着父亲去取行李：“这事儿您私底下道德谴责一下就算了，真跟人扛起来，咱们不占便宜。”

“面对社会歪风邪气，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难道不该挺身而出吗？”林苑中停下来看着儿子，“这几年你出息了，车也买了，房也买了，媳妇也娶了，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林森看父亲认真了，只好虚心接受教育：“对对对，您说的其实有道理。”

“别沾染了社会上的不良习气，爸爸之前怎么教育你的？要出淤泥而不染！”林苑中指着儿子数落。

林森赔着笑脸到取行李处，接连拖下来四个超大号的行李箱和两个大帆布袋。

“这都是您的行李？”林森推着行李车，整个人都被盖住了，他在后面推，林苑中在前面扶着，小心翼翼地从机场大门出去，“怎么这么多。”

“我的二胡、琵琶、葫芦丝，还有家里的两幅字画，加上退休欢送宴上老同事们集体送我的清莲图，我裱好了都带来了，剩下的还有我个人的其他东西，包括你母亲的遗像，我都带着了。”林苑中表情显得安慰满足。

林森却惊得半天没合拢嘴：“爸……爸，您真打算一直住下去了？”

“那还用说？我也退休了，在老家还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还有你们陪陪我。”林苑中扶着行李，一件件运到车上，塞得满满的。

“您能来住我们当然高兴，就怕您住不惯。”

“瞎说，你爸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随和！兴趣爱好广泛，和邻居亲戚都合得来。”林苑中自觉地坐到后座上，动作熟练自然。

林森只得跟着点头。

韩杨送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孕妇，累得四肢无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疲惫地走回办公室换衣服，看了看手机，林森发来一条短信，竟然让她买一盒钉子回家。

韩杨虽然不明白钉子的作用，仍照办了。

回到家刚打开门，就听到次卧里一阵嘈杂。

“这边这边，放这面墙上好！”

韩杨换了鞋走进去，看到林森和林苑中正抬着一幅字画研究悬挂的位置，她连忙礼貌地喊了一声：“爸，您来了。”

“儿媳妇回来了！听说你现在忙得很啊，辛苦了！我今天刚到，东西还没收拾好。等会我给你们小两口露一手家乡菜！”林苑中毛遂自荐。

“不不不，爸，您刚来，今天我做饭！”韩杨连忙表现得贤惠能干。

“我都切好配好了，你们都歇着，我等会就炒菜。杨杨，钉子买了吗？”林森托着字画问道。

“买了买了，原来您是要钉字画的。”韩杨看着一屋子行李，心里微微有点说不出的感觉，毕竟林森并没有说他父亲要住很久。

“我这幅清莲图，是我们那些老同事送我的退休礼物，画画的是一个人，题字的是另一个，都是特别有名家风范的。”林苑中对着字画，情不自禁地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刚才还用这个教育林森。”

“挂出来确实很大气！”林森点头称赞，用手肘碰了碰韩杨。

“我之前挂的蝴蝶油画……”韩杨心疼地看着自己从前挂的蝴蝶被扔在墙角。

“蝴蝶太小家子气！我作为文化宣传部门的退休干部，毫不客气地说，我的艺术欣赏水平是绝对达到一定高度的。”林苑中满意地看着青莲图，不时还伴着点头。

“是，咱爸绝对都能算个艺术家。”林森跟着夸了几句。

韩杨见公公刚来，心情不错，便也没再说什么。林森洗了一盘水果，将韩杨叫到一边小声说：“我爸刚来，咱们迁就着点，那蝴蝶图，回头挂阳台。”

“挂阳台谁看得见？算了，包好先放地下室吧，等你爸走了再说。”韩杨将水果切片。

“嘘！”林森看了一眼父亲的位置，“你先千万别提走的事，惹他不高兴，顺着，先顺着，明白了吗？”

一桌菜端上桌，林苑中坐在正座，林森和韩杨分坐两边，三人坐在一起倒了酒，其乐融融的感觉顿时来了。林森和韩杨一起敬林苑中，聊了一些家乡和工作的事，酒过三巡，林苑中越聊越起劲。

“其实呢，我这趟来，最重要的事，都不是这些。”林苑中貌似推心置腹。

韩杨和林森面带疑问。

“爸，您什么事，尽管说。”林森给父亲宽心。

林苑中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从布包里掏出一个纸包，从纸包里又掏出一张纸：“你们妈妈去世得早，我怕林森这孩子跟后妈受气，也没再娶，一直也都这样过，念大学，念研究生，找工作，林森这孩子特别像我，争气！”

林森和韩杨一头雾水，不知道他究竟想说的重点是什么，只能跟着点头。

“儿媳妇儿我也特别满意，结婚的时候，我一看这相貌，这工作，这条件，般配！”林苑中边说边敲桌子，“我这一辈子都奉献给工作，给儿子了，现在退休了，才想起来还有一件大事！林森今年 36 了吧？”

“那是虚岁，周岁 35。”林森自己补充。

“真是不小了，我像你这么大，你都 10 岁了！”林苑中说，“你们俩现在工作也稳定了，条件也允许了，再不生孩子，还想拖到什么时候？我对着你妈妈的遗像，都不知道说什么。”

林森和韩杨这才明白他的意图：“我们工作也忙，现在还算年轻，还想再等等。”

“还等什么？等你老了看别人抱孙子？”林苑中一句话把林森堵了回去。

“爸，我们工作确实是忙，就怕生了孩子照顾不好……”韩杨尽量想把话说得婉转。

“工作永远忙不完！照顾不好，不是还有我吗？我现在身体健

康,能跑能动,完全能帮你们带孩子,不用担心!”林苑中打开手里的纸条,“我这趟来,就是想给你们下达个指标,摊派个任务,趁现在春暖花开,这个月就要,明年初就生,不能再拖了!我已经请我们县里的老学究把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

林森和韩杨几乎傻了眼,接过纸条,上面两个名字用钢笔写得苍劲有力。

“孩子是‘嘉’字辈的,如果是男孩,就叫嘉鲲,出自《庄子》‘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女孩就叫‘嘉彤’,出自《诗经》‘贻我彤管’。多有文化底蕴,多漂亮的名字,我看到以后揣在怀里欣赏了一个礼拜!”林苑中完全沉浸在满意之中。

林森不想让父亲失望,跟着附和:“真是有文化底蕴!”

韩杨心生反感:“爸,说实话,生孩子不是您一句话说生就生了,这事还下指标摊任务的,这不是工厂生产零件。”

“杨杨!”林森纠正了一句,“怎么跟爸爸说话呢?”

韩杨心里不服。

“杨杨说对了,就是生产零件!要把生孩子当成完成计划指标去实现,最好制定一个计划表,把每天要做的写下来,早晨想一遍今天要做什么,晚上反思一遍,今天做了吗?日反思,周总结,一个月实现预定目标!”林苑中想象得十分宏伟。

韩杨放下筷子:“爸,我和林森都决定要坚持丁克,人一辈子最重